

DOI: 10.13288/j.11-2166/r.2015.18.001

学术探讨

“经方”涵义考释

姚海强¹, 高卫平², 王琦^{*}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河南中医学院)

摘要 “经方”是中医学的重要概念, 然而关于其涵义演变却不够清晰而多有争议。以历史顺序为经, 以各期经史及中医典籍为纬, 考释其涵义及历史演变之轨迹。“经方”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 在汉代至唐代这一历史阶段泛指方书、效验方。“经方”之涵义在北宋时期开始发生演变, 广义仍为泛指方书及效验方, 狭义特指书名或仲景方, 此为历史转折时期, 仍以广义用法为主然而已经出现狭义用法的萌芽; 北宋至明代这一时期“经方”仍是两义并存, 直至清代徐大椿其狭义用法始得确立并历民国而沿用至今。

关键词 经方; 考释; 方书; 效验方; 仲景方

“经方”一词最早记载当属《汉书·艺文志》, 曰“经方者, 本草石之寒温, 量疾病之浅深, 假药味之滋, 因气感之宜, 辨五苦六辛, 致水火之齐, 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1]。经字《说文解字·糸部》曰“经, 织也。”《玉篇》曰“经纬以成缁帛也。”《大戴礼记·易本命》曰“凡地东西为纬, 南北为经。”《周礼·春官》郑玄注“南北为经。”慧琳《一切经音义》曰“凡东西为纬, 南北为经, 喻如织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糸部》曰“纵曰经”, 故知经字之本义乃为穿梭织布时的纵线, 与纬相对, 而后渐引申为南北向的道路或土地。又王先谦《荀子集解·成相》曰: “经, 道也。”《吕氏春秋·有始》曰“生之大经也, 高诱注: 经, 犹道也。”《礼记·祭统》曰: “礼有五经, 孔颖达疏: 经者, 常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夫礼, 天之经也”, 杜预注曰: “经者, 道之常。”《易·上经》陆德明释文“经者, 法也。”《管子·幼官》尹知章注“经, 法也。”《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经, 常法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颖达疏“经, 训常也, 法也。”故知经字引申义为常道、义理、准则、常法。方, 《说文解字·方部》曰“方, 併

船也”, 可知方字本义为两船相并, 为象形字。《尚书·益稷》孔安国传“方, 四方也。”俞曲园《群经平议·周易二》曰“方之言四方也。”《淮南子·本经》高诱注“方, 地也。”《淮南子·天文》曰“天道曰圆, 地道曰方。”《诗经·尚颂·殷武》朱熹集传“方, 正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王聘珍解诂“中矩者谓之方。因并船为方正之形, 故而方字引申义为方形, 方正。”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引《文选注》曰“方, 常也。”《曾子·立事》阮元注“方, 犹常也。”《礼记·檀弓上》郑玄注“方, 犹常也。”李鼎祚《周易集解·系辞上》曰“方, 道也。”《论语·雍也》何晏集解“方, 道也。”《孟子·万章上》朱熹集注“方亦道也”。故知方字由方正形状之义又引申为中矩、常道、常法。故而经、方二字皆有常、道、法之义, 结合以上考释可知《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经方”一词之本义应为常道、常法, 然而具体到医学领域则为合常道、有效验之方。

1 “经方”从汉代至唐代泛指方书、效验方

《汉书·艺文志》曰“经方者, 本草石之寒温, 量疾病之浅深, 假药味之滋, 因气感之宜, 辨五苦六辛, 致水火之齐, 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1], 其中之核心为“致水火之齐”, 当指药剂、方剂。另外, 文中总结共有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分析可知, “经方”在此处上下文中应为方书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 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 3+3 工程”名医传承工作站建设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协同创新研究基地项目

* 通讯作者: wangqi710@126.com, (010) 64286766

之统称，乃记载“水火之齐”之书。

《魏书·卷八·世宗宣武帝纪》载“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頼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此条史料中记载魏世宗曾慨叹当时“经方浩博，流传处广”故而命医工推简务精选取三十卷以颁布郡县，使乡民了解治病之法。由此可知，当时“经方”应为方书之义。

《北齐书·卷二十三·李元忠传》记载，李元忠族弟李密“密性方直有行检，因母患积年，得名医治疗不愈，乃精习经方洞晓针药，母疾得除，当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医术知名”，此处记载中以“经方”与“针药”并称以代指医学，可见“经方”所包含之范围甚广。《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记载“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为人诊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宝患伤寒，嗣明为之诊候脉，退告杨愔云‘邢公子伤寒不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觉之晚，不可治。”此处以“经方”统摄《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诸书，可知在当时“经方”为统称，而非专指某一家。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将医籍分为明堂经脉、医术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七类，其中“杂经方五十八家”包括《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华氏药方》十卷、《肘后救卒方》四卷、《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六卷、《阮河南方》十六卷等，可见在唐代“经方”仍然指的是广义的方书、效验方。

《备急千金要方·凡例》曰“凡古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撮合诸家之法而为合和一篇”，又有“若不知古知今何以为人司命，加以古之经方言多雅奥，以利为滞下，以蹇为脚气，以淋为癰，以实为秘，以天行为伤寒”^④。此处言“古之经方”，乃指“经方”有古今之分，故而此处“经方”的用法仍是泛指，意即古时合常道之经典方书。此外，《备急千金要方·卷一·大医习业》记载“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内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此处将张仲景、王叔和、阮河

南、范东阳、张苗、靳邵并称为诸部经方，则知此处“经方”的涵义仍与上条材料相同，乃泛指方书而非特指张仲景一家。

《外台秘要·原序》曰“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痼十有六七。死生契阔，不可问天，頼有经方，仅得存者，神功妙用固难称述。遂发愤刊削，庶几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皆研其总领，核其指归”^{⑤ 22}，其中论述“经方”包含古方五十六家、新撰者数千百卷，故而“经方”在此处的涵义为方书、经验方。《外台秘要·卷十七》记载“高阳负曰：凡经方，神仙所造，服之疗病，具已论讫，如是所拟，说从开辟以来，无病不治无生不救也”^{⑥ 461}，此处明言经方神仙所造，故而此处“经方”非后世专指张仲景方，其义甚明。《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载“例曰：诸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下注之，今方不然，此篇具条之更不烦别注也”，又有“按本草钩吻一名野葛，又云秦钩吻，乃并入药用。非此，又一种叶似黄精，唯花黄茎紫，亦呼为钩吻，不可食，故经方引与黄精为比，言其形色相似也”，前引本草，后言经方，二者并称，故而可知此处“经方”亦应为方书之意。

以上从史籍及医书中寻找出关于“经方”的文献材料，经分析比较可知，在汉至唐这一时期“经方”为广义词汇，泛指方书、效验方。

2 “经方”之涵义在北宋时期开始发生演变

与“经方”相对应的概念是“时方”。时方一词最早出现于《本草图经·兽禽部卷第十三》中“阿胶”一条，曰“又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是牛皮”^⑦。“时方”这个词汇从一开始便是用来和经方相区分的。按《本草图经》乃苏颂于嘉祐三年（1058年）受宋仁宗之命撰写，至嘉祐六年（1061年）成书，可见在这一时期“经方”的涵义已开始从广义的泛指开始转变，并有了时方这一词汇来进行区分，两个相对概念之间的界定已经出现。

黄庭坚在《伤寒总病论·序》中谈到，庞安时“中年乃屏绝戏弄，闭门读书。自神农黄帝《经方》、扁鹊《八十一难》、皇甫谧《甲乙》无不贯穿。”其中将“经方”与《八十一难经》《针灸甲乙经》并称，故而可知此处“经方”当为书名。此处尤可注意，或为经方一词由广义之效验方、方书转变为狭义之书名、仲景方之转捩点。该序文作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经方”涵义

从泛指到特指之转变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

此外校正医书臣孙兆所作《校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谈到“唐王焘台阁二十余年，久知弘文馆，得古今方，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集成经方四十卷，皆诸方秘密枢要也”^[24]，孙兆论述王焘从上自神农下及唐世之古今方中采摭成经方四十卷，显而易见此处“经方”仍是泛指合常道、有效验之方。孙兆等人校订《外台秘要》在熙宁二年（1069 年），说明在北宋时“经方”仍有此用法。

综合分析可知，在北宋时期“经方”的涵义已经发生演变，其词义范围已经缩小，然而其古义仍有使用，说明此时乃是新旧交替时期，“经方”广义、狭义两种用法并存，尚未统一。

3 至清代徐大椿“经方”之狭义涵义始得以确立

查《普济方》亦有多处关于经方的记载，如卷四百二中有“夫天行疏痘疮，自西汉以前经方不载，或云建武中于南阳征虏所得，呼为虏疮。次而大小儿相继传染为受虏之疫气故也，后世明医经方始说痘疮”，此处称“西汉以前经方”及“后世明医经方”故知此处“经方”乃指方书、效验方，乃是取其广义用法。《普济方》由明周定王朱主持编纂，刊于 1406 年，故而可知自北宋至明代这一时期“经方”的狭义用法仍未确立。

至徐灵胎在《金匱要略心典》序文中指出“若扁、仓诸公皆长于禁方，而其书又不克传，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其方亦不必尽出仲景，乃历圣相传之经方也，仲景则汇集成书，而以己意出入焉耳”^[25]。该序文作于雍正十年（1732 年），其中提出扁鹊、仓公诸公其书不传，而张仲景集经方之大成，汇集历代相传之经方并加以己意编纂成书，使经方流传于后世，故而其所谓经方即现存张仲景之书。另有《兰台轨范·凡例》载“《金匱》诸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此乃群方之祖，神妙渊微不可思议”^[26]。此处已明确提出所谓经方乃指《金匱》诸方，自上古圣人所传，虽非张仲景自造，然而存于张仲景书中，故而后世亦有称仲景方为经方。该自序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而后编纂《四库全书》，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陆费墀等人于乾隆四十三年所写题录中有道“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持论以张机所传为主，谓为古之经方。唐人所传，已有合有不合，宋

元以后则弥失古法”，此处亦称经方为张机所传。至此则“经方”的涵义由广义泛指之效验方、方书逐渐转变为狭义特指之张仲景所传之方。徐大椿《医学源流论·金匱论》曰“《金匱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派，不可与《金匱》并列也”^[27]。此处亦言经方乃上古圣人历代相传，张仲景间有随证加减之法，后世之书不得与之并列，其间界限甚明，尊卑有序。然而《备急千金要方·凡例》将古之经方与今方对比并称，《外台秘要》王焘自序中亦将经方分为“古方”与“新撰者”，至徐大椿则明确提出后世书不得与经方并列，以此观之则“经方”一词古今涵义演变轨迹已十分明确。

《丛桂草堂医案》序文中何廉臣谈到袁焯此书“其中有学宋人及金元诸家者，有学明人及清之张、叶、徐、魏、吴、王诸家者，亦有运用经方及自出新意者”。此序文作于 1915 年，其中“经方”在此语境下已为一专属名词，特指仲景方。《通俗伤寒论》真武汤条，何秀山按语中有道“学者须知同一真武汤，一治少阴误汗亡阳，一治少阴寒水洋溢。同而不同有如此，始可以用仲景之经方”^[28]，此处亦明言“经方”为仲景方。可见自徐大椿以后的医家多用“经方”代指张仲景书中所载之方。

清代亦出现了大量以经方命名的医书。此外，日本古方派受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亦有同类著作问世，其中史树骏（庸庵）编、愈密（卷庵）订正之《经方衍义》，于清康熙十年（1671 年）颐贞堂刻版刊行，而早于徐灵胎之论说，此书我们未曾得见，不能详加探讨。除此以外流传于世的经方著作主要有《经方权量略说》，日本喜多村直宽撰，1854 年日本学训堂活字本；《经方例释》三卷附录一卷，清代莫枚士撰，光绪十年（1884 年）著者自刻本，1996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本；《经方辨》，日本山田业广撰，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 年）济众病院铅印本；《经方歌括》二卷，清代黄钰（宝臣）撰，光绪十九年（1893 年）芸京堂刻本；《经方合济》三种，佚名，光绪廿二年（1896 年）刻本；《经方阐奥》三卷，何仲皋（汝夔）撰，1913 年成都中西医学堂刻本；《经方捷径》，王德箴、杨梦麟合撰，

1935 年苏州国医书社铅印本 《经方类聚》二卷，佚名，民国抄本 《经方学》，蔡陆仙撰，1936 年中国医学院讲义十三种 《经方实验录》三卷卷首一卷附录一卷，曹颖甫撰，姜佐景按，1937 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1937 年姜氏医庐铅印本，1947 年上海千顷堂铅印本，1979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本。

此外，在此时期“时方”的概念亦逐渐得到普及，如陈修园于嘉庆六年（1801 年）撰有《时方歌括》二卷、于嘉庆八年（1803 年）撰有《时方妙用》四卷，其数十年以后有徐了缘于光绪二年（1876 年）撰有《时方治法歌括》，田伯良于宣统三年（1911 年）撰有《时方药解》四卷，黄介圃于 1913 年编有《时方十剂歌括》，王仁燝于 1929 年撰有《时方加减精华》。此类直接以“时方”命名的著作已蔚然可观，可见“经方”与“时方”的区分至此时已深入人心，如此便从反面证实“经方”已演变为一个专属名词，乃为仲景方之代称，而后世方则以“时方”统称。故而从以上分析可知，至徐大椿而“经方”一词乃正式确定为特指张仲景所传之方，其狭义用法终得确立并沿用至今。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经方”在唐代以前的涵

义为广义的方书、效验方，在一些书名中也有出现，但仍是作为一般名词而非专有名词；到宋代“经方”的涵义逐渐由广义向狭义转变，然而尚未定型；到清代徐灵胎始明确将经方定义为张仲景所传之方，后世之书不得与经方并列，至此“经方”的涵义明确演变为仲景方，亦即《伤寒论》《金匱要略》所载之方。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01.
- [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影印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4-5.
- [3] 王焘. 外台秘要 [M]. 影印本.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
- [4] 苏颂. 本草图经 [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440.
- [5] 尤怡. 金匱要略心典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2.
- [6] 徐灵胎. 兰台轨范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2.
- [7] 徐灵胎. 洄溪医案医学源流论 [M]. 影印本. 北京: 中国书店, 1987: 96.
- [8] 俞根初. 三订通俗伤寒论 [M]. 连建伟, 订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2: 118.

Textual Research of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

YAO Haiqiang¹, GAO Weiping², WANG Qi¹

(1.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classical prescription” (经方)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t is always a controversial issue as its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is not clear. This article takes historical context as longitude, ancient history and TCM books and records as latitude, so that makes textual research on its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 was first found in *Han Shu Yi Wen Zhi*, which referred to medical formulary and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in general. Its connotation develop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was a period of historical turn. Broadly, it still referred to medical formulary and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in general; but narrowly, it referred in particular to books name or Zhang Zhongjing's prescriptions. Broad usage was mainly adopted while narrow usage emerged.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broad and narrow usage was co-existed. Xu Dachun established the narrow usag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is usage remains ever since.

Keywords classical prescription; textual research; medical formulary;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Zhongjing's prescriptions

(收稿日期: 2015-01-04; 修回日期: 2015-04-09)

编辑: 黄 健